

吳昱濂全書



大選偉人

吳景濂演義

上海  
進益書局印行



民國十二年冬月出版

每部定價洋四角

編輯者 烟水散人

校正者 原友

總發行 振園小說社

分售處 各省大書坊

版權  
所有

序

景濂力行選舉人或訛之但予觀其行事有剛斷有大畧若能一心愛民不負人民付託之重是亦一有為之人其護法南下奔走萬里不走拋棄議員之職其功亦不可沒至於外間傳言力謀總揆則人心向上誰無血氣誰不欲身顯名揚未至此地步者決不有此念已至此地步者孰不有此希望深望改非悔過翻轉乾坤以力行選舉之心腸之手段用之於力謀統一他日大功告成景濂在民國史上為何如人哉

民國癸亥年半痴生序於海上

繪圖吳景濂演義目錄

- 第一回 逢高僧點說因果 設教席不求聞達  
發奇言叔受姪譏 奪遺產景濂得囑
- 第二回 中鄉試稱威鄉里 助軍餉贊成革命  
用奇計運動當選 入省城身作議員
- 第三回 忤帥意避居滬江 赴南京應召參議
- 第四回 身為議員坐食其祿 護法南下一鳴驚人
- 第五回 國會恢復重任議長 根據憲法進行選舉
- 第六回 打飯店大頭逞威 談心曲省長上當
- 第七回 犬開會議炸彈驚大頭 鍾情女伶條條納小星
- 第八回 力行選舉以期統一 急謀總揆百計運動
- 第九回
- 第十回

王承斌

曹錕

段祺瑞



吳景濂

花鳳仙

碧雲霞



吳毓麟

顏惠慶

楊以任



吳景濂  
—  
像



黎元洪

馮玉祥

張作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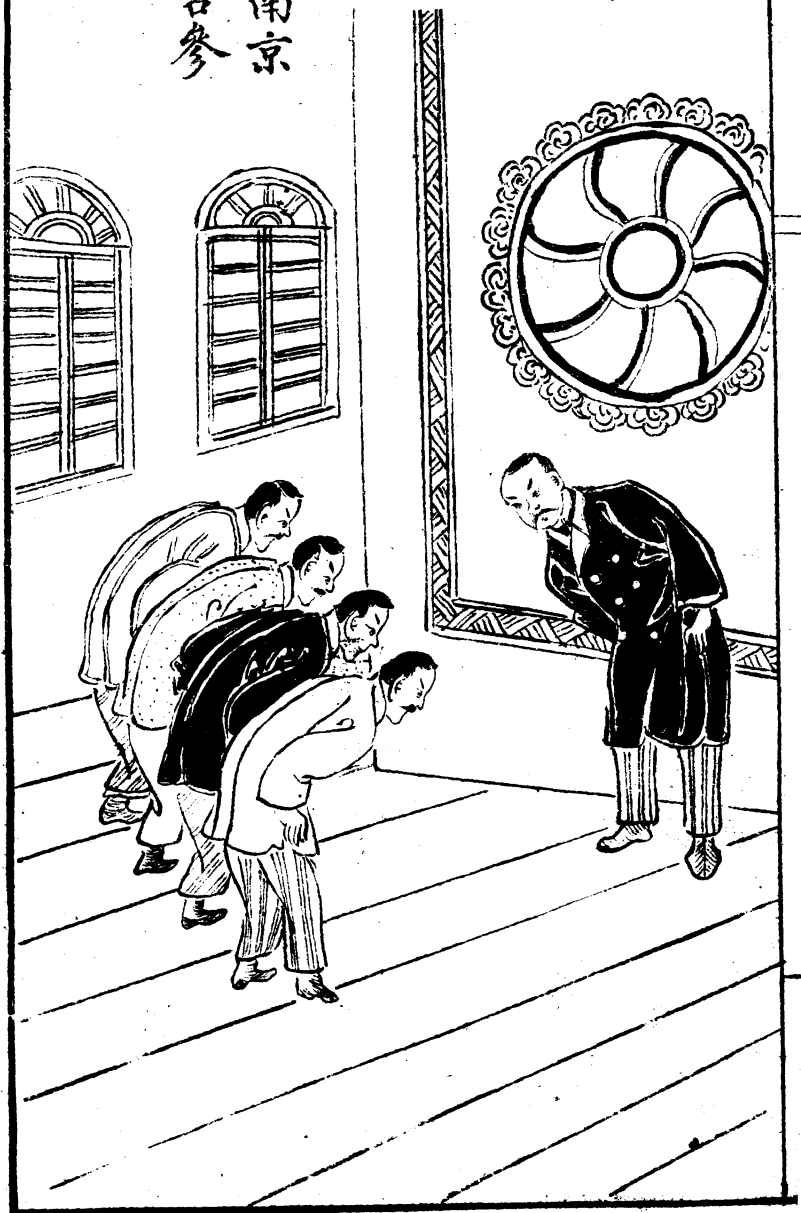


中鄉試  
稱成鄉  
里

吳景濂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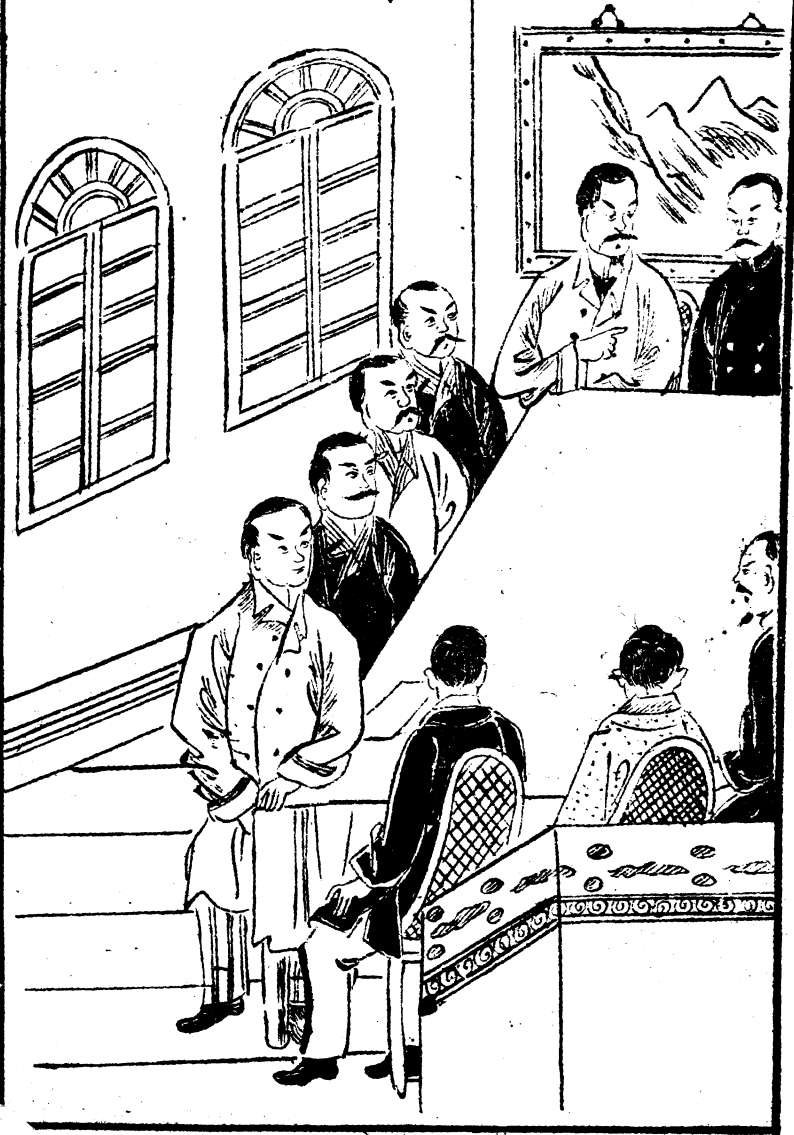


赴南京  
應名參  
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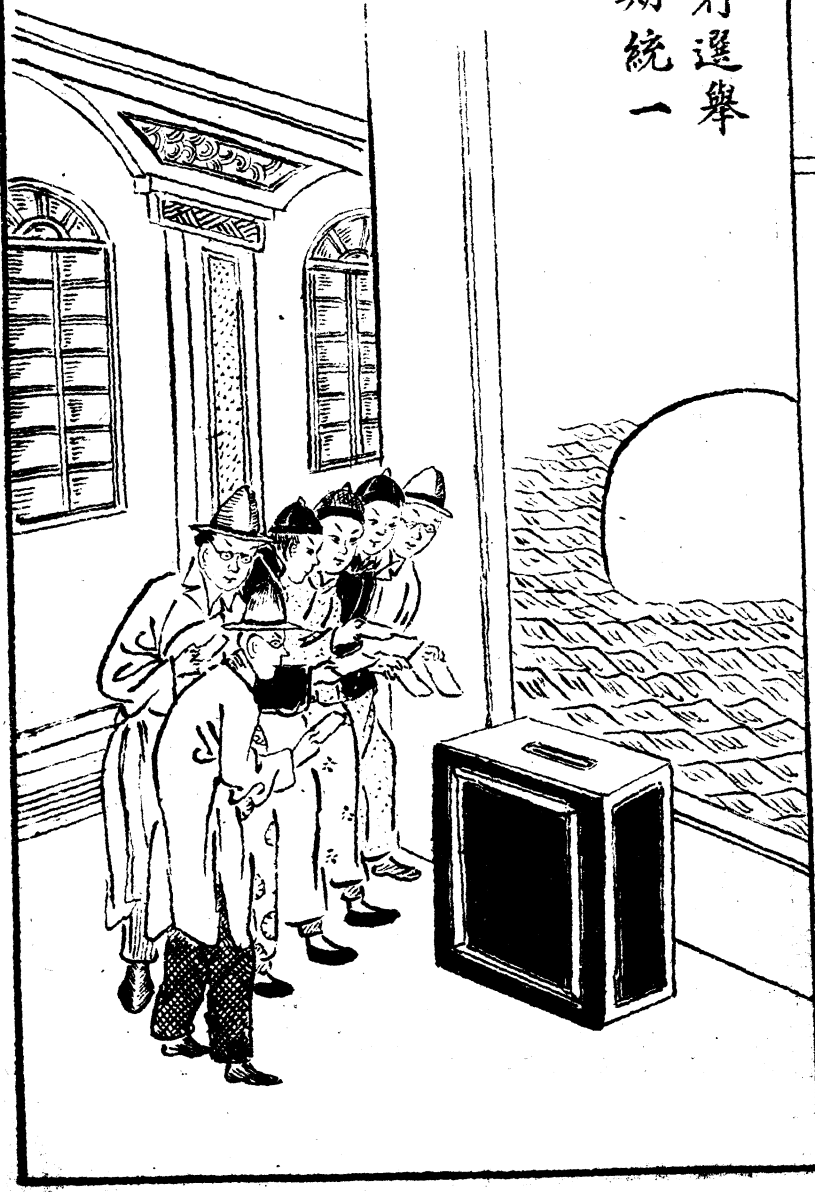


恢復國  
會重任  
議長

吳景濂  
圖



力  
行  
選  
舉  
一  
期  
統  
一



繪圖吳景濂演義

第一回 逢奇僧點說因果 設教席不求聞達

大凡一個人在未得志時。終是安安穩穩。不敢為非。心明志潔。有時還要說人家不是。但是自己到了政界裡邊。就把從前貴人的話語。一古腦兒忘懷了。說不定格外。比了從前所欲貴人的益發荒謬。犯在自己身上。却昧於責己。所以君子不求聞達。寧甘終身不顯。蓋一顯之後。受種種環境之困難。財魔官魔。群擾其身。本來心明志潔的人。譬如入了那廁所之中。便滿身着臭。因為現在的政界。髣髴是個廁所。你不走進去。算是大幸。一入了那廁所。就帶銅臭而難洗。如此者。政界中大不乏人。所以頗有一向名譽很好的人。及一旦得志。名譽掃地。萬人唾罵。留臭名於後世。是則若人之得志。真若人之大不幸也。現在不說別人。單說國會議長吳景濂。他未為眾院議長之前。是一個護法議長。隨孫中山到廣州。保守舊國會。參論稱之。現在為了選舉天下人。或有訛之者。一個人有了罪惡。即從前護法之功。為罪。所掩於是更可知。前項之護法。全是出於假意。不過國會解散。無處存身。月俸也沒有了。或曰。因此惜護法二字。不遠數千里。趕到廣州。名譽上終算掛了護法招牌。寔則安有護法之志。願照現在一看他的行為。非但不是護法。簡直毀法了。不思受國民寄託之重。惟知

顯媚一派。其人格其道德尚堪問耶。我說做官的一時不妨糊塗。只要能為民立德。為國立功。就是將來的一個好人。是則此人之關係。民國寔非淺鮮。茲將其已過歷史編成是書。人生進退可不慎哉。吳景濂是奉天議員。他父親是一位洪門秀士。屢去鄉試。名落孫山。名喚吳稼甫。所生一子。就是現在力行選舉的吳大頭。當吳景濂出世三月。他父親因是晚年得子。所以格外加愛。那日把吳景濂抱在懷中。立在門首。忽見一個老僧自遠而來。手持木魚。一路敲擊。吳秀士舉目把那和尚一看。見面方鼻直身團寬大。兩目有神。閃閃如電。海下鬚鬚根根見肉。白如銀絲。髮髻吳秀士定睛不住的觀看。暗暗稱奇。想那和尚必定有些來歷。在本地一帶從未所見。當想的時候。那和尚漸漸也走近過來。也把吳秀士手中抱的小孩子定睛觀看。那和尚好如心中一奇的模樣。將小孩子細細一看。見頭大面長。相貌不似等閒之輩。不過兩目流盼。不住轉動。將來雖能執掌大權。見利忘義。趨奉富貴者。不免待老納點破幾句。看也。祖上積德如何。因即上前向吳秀士合十說道。貧僧有礼了。吳秀士因見此僧非俗。便說。抱子在身。恕難還禮。高僧到此。有何見教。不妨請至舍下談談。老僧道。貧僧雲游過此。只為令郎相貌驚人。貧僧素善相法。特為令郎一談休咎也。吳秀士一聞此語。便說。高僧知相再好也。沒有了。因即將那僧請至客堂。那僧問過姓名。

吳秀士就問道。高僧向在何處修道。此次辱臨敝地所往那處。那僧答道。貧僧本在四川峨嵋山紫雲寺中淨身。名喚慧禪。只因素聞閩外別具風景。特來雲游。一次不圖今日見足下。令郎相貌果好。惜乎富貴雖能富貴。但恐錯走歧途。誤入匪道。是為可慮耳。令郎將來名顯身貴。光輝門第。是在意中。但天下事禍即是福。福或是禍。最好不入仕途。則不論在工在商。到有一个大寔業之希望。貧僧一路而來。遠見令郎已知不是凡庸。先生亦是个有道之輩。因此直說幾句。凡望切勿見怪。吳秀士道。高僧之言如同金石。在下非常佩服。本來官場如廁所。一入其中。就把固有的天良昧去。遺臭後世。所以在下很不願意求取功名。現畧收幾個村童教讀。家有數畝之田。堪足糊口。與高僧之見教。似有相符。當下吳秀士與慧禪談得甚為投機。而別。慧禪僧臨走之際。執住了秀士手。叮囑一句。將來勿令令郎踏入政界。吳秀士唯唯相送。出門從此之後。吳秀士自己把不求聞達之心。格外堅固。容暇時候。做了幾篇文章。專論官場腐敗。又做了一篇家訓。自己端端正正寫成一軸。懸在客堂中間。格語上第一樁。就是戒子孫切莫做官餘外。就是立身處世之道。所有政界友朋親戚。一概斷絕往來。一年一年的過去。那年吳景濂已是八歲時候。北邊人上學時期甚晚。大都在九歲方始入學。而且奉天地方風俗重武輕文。性都悍蠻。很鮮溫柔之輩。可是



景濂從小雖生北地。却有南人之性格。出言吐語。文而且慢。發聲亦弱。惟襟懷甚大。異於常人。幼時和一般同學兒童。在空地上游玩。他終是自稱頭目。同學中有嬉他者。視為知交好友。或有不願受其指揮者。景濂必令數十攻打。那時同學中有一位姓尤的孩子。與景濂年歲相若。也是一個烈性的孩子。其餘兒童都聽景濂說話。獨有尤家孩子自樹一幟。景濂和他甚表反對。何如尤家孩子他父親是個獵戶。年雖尚小。到畧有些膂力。散學之後。景濂命一般同黨時與尤孩子尋鬧。但那孩不是呆笨的。因見吳黨眾多。獨力不敵。就向家中推說先生教授貪懶。便換一個學塾。那知他年雖幼小。却成了與景濂為敵之心。到了那學塾。把同學一個一個結交起來。後來差不多那上小兒之中。暗地裡分成兩黨。閩外荒地最多。一散了學。一邊尤黨與吳黨時有打架之事發生。吳秀士一向足不出戶。對於兒子在外作為一概不知。及至景濂到了十二歲時候。吳稼甫常常把家訓一一細講。可是吳景濂那裡有心記憶。却最留心尤黨舉動。吳秀士因不欲兒子做官。也不去叫他克苦用功。以待再大幾年。送他去學習商賈。誰知教讀不嚴。景濂也無心於文字。不過景濂聰敏。却是天性。雖不勤讀。而過眼不忘。那天吳家來了一個族中長者。由京返鄉。名喚吳學士。曾做過一任溫台道尹。又做一任蘇常道尹。手中却有許多造孽錢。苦無子女。在任之

時過寄來一個孩子。景濂異常。吳學士心中甚是不歡。現在回鄉住在吳秀士隔壁。本來是同族。與吳秀士是弟兄相稱。返鄉之後。學士到深敬秀士。何如秀士是不求聞達。無求於人也。去與學士十分親熱。學士因自己沒有親兒子。到是引為一椿恨事。及見景濂相貌不允。出言文溫毫無俗態。深為嘉許。有一天是吳學士五旬壽辰。親友咸來趨奉。吳秀士領了景濂同去賀壽。學士頗有幾分懇切之意。對待景濂以謂此兒定有後望。便對秀士說道。姪兒氣概非俗。老弟是一身兼二職。已是生父。又是教師。將來姪兒前程老弟職任不小呢。吳學士便將家訓之言說與學士聽了。學士很謂不然。足不出戶的學究。終有古怪話語。從不曾聽得不要兒子做官的人。當時秀士便領了景濂拂袖而出。學士竟留不住他。秀士回家之後。心中大悶。病了數月之久。可巧是歲又逢旱荒。吳秀士收成失望。更兼一病之後。學生星散。所以進款毫無所有。微細積蓄。就在病中用盡。吳夫人急中生計。只得向學士家借些糧食。學士周濟了數次。寔看景濂面上。自己領來的名喚其人。終日病病懣懣。學士很看不上眼。大凡一個人不對那人。愈看愈壞。況且隔壁有了比較。是然格外歡喜。景濂益發的看不上其人。及見秀士有病。到底是已同屬不好袖手旁觀。但深恨秀士平日不肯來親近親近。而學士的皮氣最喜有人拍他馬屁。一想秀士現在要有求於

我稱我把景濂叫得來教訓他幾句以後不要學他父親一樣不善處世。那知景濂當時年雖幼小。深受父親平日教誨。所謂有其父必有其子。一番話把學士初則大怒。繼而到越愛景濂起來。不知景濂說出什麼言語。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發奇言叔受姪譏 奪遺產景濂得囑

話說吳學士把吳景濂叫了來。學士道。姪兒的聰敏勝你乃父。為叔的早已知道。可是你雖小兒。却有些汝父遺傳性。像你父親一般。人世所罕有不善交接。說什麼不求聞達。全是固執一篇的話。姪兒性質不凡。為叔的所以此次叫你前來。為的就是你將來立身之計。為人須圓活。像你父親這樣。現在就弄得拮据了。但平常的時候。為叔的要去親近你父親。你父親却反離開於我。不善處世。莫若你父為甚了。為叔的一向出任在外。雖然做過兩任道尹。趨奉者固不乏人。但為叔的對於上司。亦須圓活。咱們做了道尹。不能不拍人馬屁。你父在鄉村之中。做一個教讀。却自命不凡。不肯在同屬的弟兄面前說兩句好話。若不念同族關係。這幾天也袖手旁觀了。景濂那時已有十三歲。聰明的小孩。雖未成章。而聽了叔父吳學士一番說話。知道是深怪父親不去拍馬屁。暗暗裡含着平時不去趨奉。到了急迫之際。還來有求於咱們。景濂心中一時頗為難受。但亦不願甘受叔父之一番冷言。便答道。叔父之言說

得雖是。奈人各有性。家父素不出外。是然孤陋寡聞。還望叔父原諒。吳學士見景濂對答如流。深為欣喜。又道。咱看姪兒勝於汝父。但未知你能拍馬否。景濂答道。同是圓頂趾。方何必要去拍人馬。馬。學士道。天下馬。凡沒有白拍的。如姪兒能拍咱叔父的馬。凡咱現在約有百萬家財。倘然你肯拍咱。便分一半給你。景濂笑對道。叔父。你話錯了。你把家財分出一半。給了姪兒。姪兒也是有財的人。與叔父勢成相敵。那願再來拍你馬。馬。學士聽了。不覺驚奇。又說道。咱分給你十分之六。你肯拍馬。凡麼。景濂道。那是越發不肯了。姪兒的家財已多。安肯再向較少的人進媚。學士又驚道。然則叔父的家財一齊給你。你終可拍叔父的馬。凡了。景濂更大笑答道。若說叔父家財盡給姪兒。姪兒是富人。叔父是貧人。那時叔父當拍姪兒的馬。凡。纔是學士聽罷。景濂話語小小年紀。到有這樣奇論。非但不去責備景濂。愛心到反加之幾分。有此奇想。將來必能握大權。為吳氏門中光輝門第者。從此之後。吳學士不要吳秀士家來拍馬。凡。自己反而去親近他家。那知吳秀士未幾去世。臨沒之時。惟叫景濂謹記家訓之言。景濂跪在床邊。唯唯稱是。一切喪儀費用。均由吳學士担任。安葬已畢。景濂的母親便對景濂說道。汝父在世之時。常說什麼不求聞達。不入仕途。為母的看來。這都是自己不能得取富貴功名。假此自慰。天下誰不願光輝門第。作人上人。姪

兒秉性敏利勝於汝父。切不可深信你父之言。做一個黑黥無聞之人。以後宜奮發奮讀書圖取功名。景濂聽了母親的話語。果然句句入耳。而叔父學士又與景濂母親一樣主張。景濂究屬血氣未定之少年。一有尊長篤責。是然把早時父親所訓。拋至九霄雲外去了。但從小讀書不過粗知大畧。並無下過功夫。若說進考到恐不中。反被人貽落。景濂因此担了些心事。那年景濂已是十七歲時候。吳學士竟染病身亡。當臨沒之時。景濂不離左右的。終在床邊。學士見景濂一片誠心。便說吳氏家產將來當歸汝執掌。其人愚笨。恐難繼業。景濂道。雖然如此意思。但無憑證。後日必有爭鬧。學士點了幾點頭道。姪兒所言不錯。與咱取筆來。景濂慌去取了一枝筆。一張白紙。恭恭敬敬受於學士。學士祇寫了五個字。受產者姪兒。下邊簽了一個花押。以後還要說幾句話。也不能說了。兩目一閉。便向鄴郡城而去。舉家大哭。吳其人也慌慌跑到床前。流淚大哭不止。景濂早把一張遺囑藏過身旁。吳其人尚在夢中。那裡知曉。景濂早得了受產遺囑。穩穩家財。是然可以得受。景濂的母親也是一個能幹人。平日早有姪受叔產的希望。見嬌嬌是忠厚之輩。可以易與。現在一間學士氣絕急急跑了過來。了理喪事。吳家親戚大家便紛紛議論。繼香伙問題。好在吳其人是吳學士為蘇常道尹時抱領而來。平日不善交接。此時大家沒有幫他說話的人。景

濂又宣佈了學士親筆遺囑。於是大家就把景濂為孝子領來的終是為野姓之人。不准其人穿服成喪。其人雖欲發言。何如大眾左袒了景濂。說也沒有用處。眾親戚已承認了景濂受產。是然無議。於景濂得了極大家產。把吳其人分了少許。着他另外居住。以後也不去再題。從此之後。景濂就移居在學士房屋。請了一個教師。安然在書房用功。那年就中了一名秀才。吳家非常欣喜。親戚咸來相賀。村中有一位施濟生也是一家富戶。見景濂少年入泮。便去煩了吳家的親戚。把自己一位女兒意欲許配景濂。吳家久聞施小姐是賢德之女。不過未見面貌如何。誰知那做媒的說得天花亂墜。亦是做媒人的慣技。不知吳家允許這樁事與否。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三回 中鄉試稱威鄉里 助軍餉贊成革命

話說吳景濂中了秀才之後。就有鄉中望族施濟生挽人去說親。景濂的母親和他孀孀。見景濂年紀也大。正宜擇配之時。況且施姓是鄉中望族。將來欲望兒子出仕。對了這樁親事。不無可以借重之處。就應允下來。施家非常欣喜。擇日先行了定婚禮。景濂便一心以期試再鄉中。在書房中刻苦讀書。何如更基未立。從小未下苦功。現在中途用心。是然益覺費力。可惡鄉試期近。急來抱佛脚。景濂心中不無着急。恐秀才是一縣之士。那歙縣中本來讀書的很少。照景濂的文字到了別省別縣。恐

怕還中不着鄉試。叙一省一士深恐名落孫山。把一向人家稱道我譽揚我的。豈非一旦現出原形。景濂到了七月一過預備進攻鄉試。自知難期必中。好在家財富家。一打聽考師名姓。託人先去運動。那年奉天的考官是個滿人。却最愛黃白物。所以考場題目。景濂出了五千兩銀子。早已買得。就請教讀老師一手投刀。景濂將稿底藏在一件夾袍裡面。因恐入場之時。搜出私帶。所以景濂鄉試在考場中。不過將稿謄上考卷。並不見難。早早交卷而出。果然發榜之時。景濂高中第十二名舉人。捷報歸來。吳家喜之不勝。親友咸來道賀。只因奉天歙縣好幾次鄉試。出不出舉人。那時景濂又是年少。祇有一十八歲。是然格外令人敬愛。施家便託媒談及大婚。景濂一身挑吳氏二房香烟。景濂的母親和孀孀深望抱孫之望。就在那年擇日完婚。後來到京中會試。那是不能運動。不第而回。但做了孝廉。在本縣中已是勢力很大。大家稱他舉人老爺。以致景濂亦自大不凡。鄉中如有涉訟等情。終是託景濂設法。景濂見有利可圖的。便一手包辦。他的才華政會試雖不足。却是精於歪才。包打官司。十有九勝。有時必敗之際。景濂可有轉敗為勝之法。不過人道主義。惟利是圖。天下事一方受利一方受敗。勝者固感激景濂不止。敗者則痛恨切齒不絕。因此景濂在未中鄉試以前。名譽很好。後有人說他壞話。如今包辦官司之後。就有許多說他壞話。

的人景濂到不在心上。從此在鄉里中稱威。雖不出仕。却與做官的威權無異。就是縣令有時也要連絡於他。一年一年的過去。縣令到任。非先拜望景濂。與他連合。不能安於其任。停了幾年。景濂已是三十以外。鄉中就舉他做了董事。小小一鄉中。惟他是尊。到了革命。竟推翻滿清的一年。湖北首先發難。漸漸各省響應。風聲鶴唳。奉天省健兒也舉兵接應。當時奉天發難者。就藍天尉率領健兒。把奉天光復了。何如糧餉不足。那天光復軍到了歙縣。打聽得有幾家富戶。函請助餉。景濂接到助餉函信。一想。滿清氣數將盡。天下人心。已去。欲思出仕。不如就助些軍餉。把名譽揚出。隨後乘機而進。便答應捐助五萬。親自送至軍政府。軍政府給了收條。景濂預料終可得個差使。以期將來發展地步。何奈當時大事未定。景濂無機可入。深為不樂。那時兵亂未定。連他包辦訟事的生意。好幾時沒有接着。不料袁世凱舉為總統之後。易帝制為共和。各省各縣開辦選舉。奉天先舉省議員。在每縣中舉出一人。吳景濂那時放出精神。爭此席。可是還有同縣一人出來。與景濂力爭。你道此人是誰。就是景濂的舅子名喚施文柵。景濂當時結了一黨運動選票。文柵這時也是如此。但文柵是個望族。根基堅固。親友。比了吳景濂為多。以致親戚便變成了政敵。兩邊大家動運投票。景濂看看勢不敵。心中異常焦急。日夜不安。思想法兒。終是想不出



妙法自知用正當投票方法去對他爭鬥。即是一定難以爭勝。景濂歪才是極妙的。果被他想出了一个計策。弄那施文柵選不成功。未知景濂所用何策。選舉果能得勝與否。且聽下回分解。

#### 第四回 用奇計運動選舉 入省城身作議員

話說民國二年四月八日北京成立正式國會。限令各縣三月底先選省議員。省議員就算一縣人民之代表。將來議定省中各事。權柄很大。那得不爭此席。所以用盡心機。被景濂想得了一個奇策。譬如兩方面用兵。自知無力不敵。開杖交鋒。定遭敗蹟。不得不用奇兵以勝之。景濂就用奇兵之計。一到三月一日。就是縣選投票之期。施文柵方面早已運動好投票。以期穩穩可以得選。那知在二月的二十九號。文柵回歸走在路上。却碰着了兩個無賴。將文柵動手就打。當時二人扭做一團。還有一個同黨便去叫了一名警察來。把二人一齊拖到警區。施文柵自持有勢。到了警區。混帳忘八蛋罵個不絕。區員因何打架。那人道他叫施文柵。是個有財的人。前天向小的購了一只古花瓶。講定了三百兩銀子。成交外加佣金三十兩。約定昨日去取佣金。何如非但不給。反說小的無中生有。把小的趕了出來。小的做這一樁生意。跑了許多脚步。方得此一住佣金。那知被他賴了。今日路中小的又向他這一筆錢。

誰料他持了有財有勢。出手便打。將小的面部打破。請區長送廳辦理。以伸此冤。施文枏聽了那話。一些不懂。便道：誰來相識於你。尚未向你購過花瓶。什麼用金三十兩。一概不知。你休在那裡說夢。那人道：施先生。你是体面人。休得抵賴。況且你賴錢。是一樁事。打傷面部。又是一樁事。非往警廳與你辨理不可。警區見此事難辦。只得將二人送廳。施文枏一時大怒。大恨警區。以假作真。一想到警廳。終可壓倒那人。誰知多是景濂惡計。預先買通警區。那與施文枏打架。也是買出來的。就是警廳中早已佈置完備。所以施文枏同那人到了警廳。為時已晚。推說晚上停止辦公。將二人一齊拘留。待廳長到了。再行定奪。所以施文枏受了一夜苦楚。心裡還急。明日是選舉期。尚有許多接約事情。深恨那人無冤無仇。忽然與咱為難起來。又是廳長不在。一夜天身留警廳。到是難受。還想着景濂之惡計。也不料一夜一過。明日報紙上便登載出來。施文枏打傷人命。拘留在警廳。明日警廳長一問。知是施文枏很有名望之人。一力道。歉。放歸責了那人許多話語。再定那人拘禁三月之罪。文枏的心氣方始平了下去。以為廳長給咱面子。回至家中。把報紙一看。不覺失色。以希望身為議員之人。如何可有這種臭名。那天欲選舉施文枏的人。知出了此事。大家不肯舉他。景濂託人購買。如有投景濂一票者。出洋十元。所以開團結果。吳景濂比了施

文柵反多了五十餘票。景濂非常滿意。自喜手段奇妙。就預備一切入京作議員。當時各處議員紛紛齊集。掛了人民代表的招牌。固是非常氣概。共和國家議員的身份很重大。所以景濂不惜用了許多金錢。弄得到手。那知施文柵打架的三個月的官司却費了一千元的代價。總共為議員面上。景濂足有化去萬金之數。但這種本錢下了下去。將來收到無窮。現在景濂包辦選舉所得。聞進百萬。一本萬利。景濂眼光遠極銳極了。民國二年的議員風頭極健。當時不使景濂進了省城之後。出其靈敏之手段。運動得一個議長之職。吳景濂一路順。運動得議員。今又運動得議長。勢默薰天。為所欲為。不料天下事盛極必衰。奉天省。因違張作霖意。旨作霖對。於吳景濂非常不滿。揚言有不利於景濂之說。當時景濂雖為議長。却是無鎗階級。對於有鎗階級。究竟有些畏懼。因此聞張作霖不利之語。唬得他慄慄自危起來。未知張作霖與吳景濂有否為害。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忤張意避居滬江 赴南京應召參議

話說吳景濂身任奉天省議會議長之職。却不容於手握重兵之張作霖。這也是景濂勢綽太。張作霖不甘退讓。所以每逢省議會議定之案。作霖每有不滿。明明與景濂作難。弄得景濂事事為之肢腋。以致不能立足。那時只得拋開議長。另尋別路。還

是明哲保身。不要戀不放。很有性命之憂。景濂一轉念頭。還是三十六着。走為上策。但全國安樂之地。莫若上海。景濂想定主意。祕不宣佈。面子上曾舊鎮靜。以恐敵派見疑。暗裡却預備動身。所以景濂竟安然改粧到了滬江。住了一爿振華旅館。初猶不敢露出真名。景濂初到繁華最盛之地。一個人殊為沒趣。到了晚間。便到各處走走。景濂就出了旅館門口。向東而行。就是四馬路熱鬧之地。車水馬龍。往來不絕。過了大新街。就是四海昇平樓。吳景濂東西顧盼。果然不愧繁華之地。却見許多粉紅黛綠的一群。有十多個立在一塊。鬼景濂對他們。田田觀看。如何十幾個。皆上前把景濂拖住。口中全係揚州土音。大少爺到我。玩玩。我們的大姑娘很清爽的。景濂少見多怪。一看內中。有一個到生得肥。可愛。好在腰中黃白物很多。已到了上海。是然也要見識見識。心裡正在轉念頭。那肥白的姑娘何等眼凶。一把拉住衣服。進了弄堂。第二個庫門內。跑上扶梯。方把衣服放去。景濂初次光臨。走進房去。只見房間內。到是一張紅木大床。左邊有一口衣櫥。一只梳粧台。台上有一對瓶花。餘外一副紅木洋鏡。景濂就在右邊檯上坐定。就有一個楊州娘姨。手中拿了一碟瓜子。一碟生梨。說道。大少請用瓜子。景濂把瓜子取了幾粒。一嘗滋味。只覺一陣玫瑰香氣。甚是可口。便說你們這種瓜子。是那裏買來的。什麼到有香味。那娘姨道。

這瓜子是稻香村的。他們是老牌子。那姑娘看景濂舉動。聽景濂言語。知外路初到上海。今晚接着了財神菩薩了。用出了十分功夫。去和景濂兜搭。景濂初入嫖界。一時間心蕩神搖。那肥田姑娘乘勢大灌迷湯。漸漸的把身子坐在景濂身上。先問了景濂尊姓里居。便說今晚不要走。住在我家。景濂不懂規矩。就問可要多少銀兩。上海野雞留人住夜。終是講幾塊洋鈔。那里聽得過講銀兩。知他是個屈死碼子。不妨多說一些。就說大小賬一齊在內。祇要二十兩銀子。吳景濂一聽二十兩。就可住夜。價到不貴。身邊就拿十兩一張。兩張滙豐的鈔票。交給那姑娘。姑娘拿了出去。交與東家。坐了一會。景濂便問那姑娘道。你叫什麼名字。那姑娘道。我叫水仙花。景濂又問你今年多大年紀了。答道。我今年一十八歲。景濂道。你可是揚州人氏。水仙花道。是。景濂悶坐無聊。便說水仙花。你可能唱曲。唱一個聽聽。水仙花道。曲是會的。只會一只打夜牌。景濂道。揚州調中。素聞有這一曲。你唱出來聽聽。若果唱得不錯。再賞你五兩銀子。水仙花一聽。一只只有五兩銀子。便一口氣把打夜牌唱完。景濂聽得甚是快樂。即賞了一張五兩鈔票。水仙花喜之不勝。便問可要再唱一遍。景濂想水仙花真是貪財極了。再唱一遍。不是又要五兩銀子麼。照這樣一夜天唱下去。可唱幾百隻。一隻五兩。如有這等好主顧。便說不要唱了。就跑到紅木床上。把身子睡了。

下來。水仙花也陪着橫在床上。景濂便把長衣脫去就想安睡。水仙花道：「此時剛打九點鐘，客人還早呢。我們終要十二點鐘敲過，方才睏得着。客人可要用些點心？」景濂在旅館裡晚餐之後，此時已隔三個鐘頭，提起了吃點心。景濂到也使得，便說：「你們也有點心買麼？」水仙花道：「我們是沒有的。不過外面任你什麼多有。景濂吃上海點心本屬外行，那裡想得名目，便說此刻最時露的是什麼，就叫些來。好在咱是甜鹹均愛。水仙花便叫娘姨去喊兩碗水餃子。一客八寶飯。景濂一吃，甚是合意。到底上海不同別處，甜的甜得鮮潔，鹹的鹹得有味。水仙花自己也吃了一碗水餃。又担攔許時，然後同宿一宵。容易明日起身。景濂匆匆返回旅館。水仙花送至門口不住的說：「今晚再來。」景濂隨口應允而別。到了旅館中，便命茶房去購了海上各種報紙。景濂先把專電一看，不覺吃驚起來。原來一張民立報上有一條電文，說是奉天省議長逃避滬江等情。這樣一載以後，在上海到要留心一些。好在現在咱已改名易姓了。在旅館中一等約有二月。這二月中，什麼長三、二他都去見識過。在長三裡做了一個名喚引鳳仙也。他去數千塊大洋，却是尚不能達到消魂目的。因此想到昇平樓後面的水仙花，究竟便宜。又在群仙丹桂等茶園常常看髮覺戲。那是雅文艷的姊妹，名叫張文奎，風頭甚健。景濂却大加賞識。當時還有點戲規矩。案目見

他是北邊人，舉止潤綽，便去打台。景濂點了幾次戲，因此便有入門之路。每天到張文奎家去閒談，不過優伶掛賣藝招牌。景濂欲達目的，更是難償其願了。幾次游玩，不能如願。後來又到了水仙花家去了一次，但身為議長，現在毫無所事，一味狂游。景濂不免有些感嘆。那日取了一張報紙，忽然看見南京召集各省參議代表成立正式國會。景濂一想，此其時矣，便打了一個電報到南京，把奉天省議長頭銜果然不到幾天，南京就有回電來。吳景濂應召赴甯，後來同各省代表共往北京。未知景濂到了北京之後，所為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六回 身為議員坐食其祿 護法南下一鳴驚人

話說吳景濂到了北京以後，北京正在籌備國會。國會分參議院眾議院，當時雖稱五族共和，對於奉天是滿洲發祥之地，未免欺他一些。奉天一省參議院議員祇得十一人，比了直魯蘇浙鄂湘更不及一半。吳景濂因有了議長頭銜，選在眾議院中一個議員。那時景濂在國會中並無勢力，也不提議什麼事。每每開會也不發言，見贊成的人數多，他也是贊成的一份了。見反對的份子多，景濂便就反對，並沒有一定宗旨。不過坐食其祿，拿四百元之月俸而已。景濂身在北京，除了開會之外，並無別事。就在八大胡同狂嫖濫賭，好在景濂賭法極精，贏的時候多，輸的時候少。所

一個月進款除了四百元月俸還有賭中進款一做了幾年就腰囊疊疊把妻子接到京中享福了。幾年誰知風波忽起袁世凱欲做皇帝下令解散國會一般議員一時頓失了飯碗。幸而洪憲不久即敗黎元洪入京重召議員又享福了二年。那知張勳謀圖復辟帶兵入京強迫黎元洪解散國會一般議員又失地盤那時孫中山起義廣州召集國會議員赴粵行施職權吳景濂視為機會已來首先通電中山同來護法。於是一般議員聯袂南行。景濂又拉攏同黨到了廣州就被選為議長。此時的吳景濂名譽最好。大家認他為護法議長。對抗北廷。吳景濂三字天下咸知。正所謂不鳴則已一鳴驚人。從前吳景濂三字默默無聞。現在一做了護法議長報紙差不多每天有他名字。而且頗多極道他者。景濂苟能常此不變其節未始不是受天下崇拜。一來何如南北對峙屢次議和各無誠意相持了幾載南方國會又遭了許多風波。後來遷到四川萬里奔波。因護法而受了多少辛苦。及至奉直交兵之後北京集議恢復舊國會。一般飄流無定失去飯碗的議員大家一同北上。吳景濂乘此機會就到了北京。那時北京以景濂在南方是議長身份到把他頗為重視。竟被他重又做了議長。不過一到了北京空氣兩樣。不比在南方時有護法思想。心志漸移。人家說北京是銅臭之地。何論什麼人一人子漩渦。就為改變態度。好名譽變成壞名



譽心志不堅。所以吳景濂的父親臨死之時。深戒不可入仕途。官場齷齪。違者固有先見之明。果然吳景濂一做眾議院議長之職。名譽頓時失敗。勢燄大張。未知景濂以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國會恢復重任議長 根據憲法力行選舉

話說北京自奉直戰後。政治勢力全在直派掌握。吳佩孚保駕黎元洪為總統。一手把國會恢復。以平南派之氣。吳景濂因為南方護法議長招牌。便為北方重視。景濂感恩之餘。全把護法舊同志一齊拋光。就去連絡直派重要人物。許多護法議員大起不平。紛紛向之責問。景濂自知理屈。只得避面不見。何如一般護法議員不甘罷休。請見者往來不絕。景濂却起面孔。即請警察驅散。得志之時。為所欲為。一時吳景濂名譽大家說他變志了。把護法兩字不知排到了那裡。但一看政治中心全歸直系。將來總統非曹錕莫屬。就去與那直接近以備將來發財地步。不論何事先承直派意旨。直派也利用吳景濂議長之職。欲他選舉起來。帮忙辦成。為利用起見。不得不與吳景濂連絡。吳景濂也不惜變志。投降直派。一舉一動莫不見好於直系。有一天就是保曹壽辰。吳景濂親身赴保祝壽。曹巡閱使當時大家已都認他是候補總統。不過總統如何舉法。不能自己跳上這把交椅。受天下人責備。保派中人持緩進

主義。須使曹巡閱使不為天下人痛罵。所以一見吳景濂來祝壽。曹錕便請至內室和他商議。一最妥的方法。景濂早已籌劃到這一層。便說道。黎元洪在法律上解釋去。他是不能復任的。已復了位。就是違法的一個總統。現在第一部先使元洪不能立足。第二位可使各省督軍以正位無人。催選總統。那時總統由國會而出。名正言順。誰敢說話。各省亦不能反對。況且現在政府非強有力者高坐正坐。不能收統一之效。如大帥者。寔我國最有力的一人。若主正位。立可得強有力政府。號令天下。以收統一之效。曹錕聽了。吳景濂一番媚言。總統熱度。是然益發增高起來。便答道。不過兩院議員如何運動。難道他們個個肯投選票麼。況已有一般議員紛紛南下。如若不能法定人數不足。三分以上。如何弄法。景濂道。這是在吳某身上。南下者。有法使之北歸。不足人數。有法使之足數。正在言談間。當差官忽報四爺要見曹錕。他也來了。便命請內相見。就是不多時。曹錕跑了進來。叫了一聲恭喜。三哥。今日是祝三哥的壽。停了幾天。就祝三哥。早坐大位。曹錕道。四弟。你來得正好。此刻正談選舉之事。正可大家商量商量。曹錕道。第一步必使黎元洪不能立足。北京隨後再談選舉。景濂插口道。辦理選舉。小第一力可負此任。驅逐黎元洪的第一步。到是沒有人員職呢。曹錕道。此事却費周折。好在今天人多。大家商議一個計較。才是。便對曹

錕說道三哥這事正在急進大英雄做事貴在神速疑必多變現在除了三哥之外那有第二人可爭不如再請幾位心腹進來面談曹錕便命請王承斌吳毓麟馬五祥邊守靖一同入內就把商議驅黎之計如何進行吳毓麟道現在驅黎祇好用逼走之法使他自已拋印而逃現在各機關都是欠薪數月明日回京先令軍警向之索餉如不發餉警察以罷崗要挾軍隊以不負擾亂地方要挾他一定因此畏懼而逃毓麟說畢曹銳接口道此計果妙但照小弟主張還有一層軍警索餉最好假造一個公民團只好地方百姓群請黎元洪退位好在黎本胆小者一見如此就動退念了王承斌慌接嘴道計果極妙但京師軍隊惟馮將軍為近索餉一舉就是你來罷說罷向馮玉祥看了幾看那時曹錕橫在烟鋪上聽得迷花眼笑贊道好極好極不過說做就做最壞是只聽得扶梯响不見有人下來不要今天說得如此勇敢到了北京便換了一副面目不聞舉動呢那時馮玉祥厲聲道大帥說那裡話來馮某不是這等人說得到做得到你看黎元洪不出旬日勢必逃去若不逃去馮某當受狂言之罪曹錕一聽大家同心協力為咱謀總統想此番事在必成了果然這一般人回京之後王承斌去使警察索餉馮玉祥親自到部索餉向黎催取否則北京治安完全由大總統一人負責黎元洪尚在夢中那裡知道保定一籌莫把黎大總統

推翻張本。初猶視為尋常的索餉。猶可敷衍過去。誰知風聲日急。馮玉祥大板面孔。外邊紛紛傳言。馮將軍圍住總統府了。吳景濂是担任第二步職任的。坐在北京。眼看他們演第一齣逼宮戲。待他們完了。就要上場去一獻包辦好身手。未知第二齣包辦好戲如何演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打飯店大頭逞威 談心曲省長上當

話說北京一般曹系諸將。大家去忙逼宮一劇。吳景濂因為第一齣不是他扮角。却在旁邊靜看。到底演得成演不成。若果第一齣不能開幕。當然第二齣也不能開演。因此天天挾妓看戲。每晚捧碧雲霞。場係碧雲霞是何等女伶。就是海上在大劇先施樂園唱過的馬金鳳。他的臉兒果然生得容光照人。嬌艷谷傳論其歌曲。則是三等角色。但在上海視為平常。一到了北京。却被他大出風頭。竟與金少梅一爭上下。素聞京中觀劇程度較高。滄地照這樣看來。以海上視為三等之角。京人却為上等。等京人觀劇程度較高。一語殊未敢信。最是稱賞碧雲霞。就是吳大頭景濂。可惜碧雲霞是賣藝不賣身的大頭。雖則一心愛他。一時殊難達到目的。弄得心癢難堪。所以愛碧之餘。還愛一個花鳳仙。時常的在北京飯店春風一度。可是這北京生意。雖好。都是接看一般議員官僚架子很大。却是簽字欠賬。做了許多欠賬。北京飯店也

有些不願起來。可巧那晚吳大頭身邊沒有帶銀鈔，叫了花鳳仙來。花鳳仙小小敲一記竹槓，是要大頭剪一身衣料。大頭立即答應，便按電鈴喊茶房。茶房一聞鈴聲，便跑了過來，問爺們呼喚何事。景濂道：「你到賬房裡去拿五十塊鈔洋。」說是吳大人要的，速去取去。茶房答應而下。不多時，回道：「吳大人，咱們賬房先生說：賬房裡沒有現鈔，所以沒有拿得回來。」吳景濂一聽這話，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可恨賬房中如此無禮。堂堂眾議院長，難道北京範圍之地，他竟不相信。區區五十元之數，便說你去呼那賬房上來。茶房只得奉命下去。不料北京飯店賬房不是個圓通朋友。他賬房裡不借銀洋，也是奉經理之命，所以不論什麼人，抱定不借宗旨。經理先生並不曾關照。若是吳景濂議長來，不妨可借。所以在其職，敬其職，守到也不怕。吳景濂威勢天下，那有借錢的向不肯借錢的用。咱是奉經理之命，他已叫咱上去。咱便去一見無妨，就跑了上去。吳大頭正在怒氣上升的時候，知道來的就是飯店賬房。便道：「你可是這裡賬房？如何說賬房裡沒有現洋？你認得俺是誰？那賬房說道：認是認得的。吳大人的頭格外較大，那有不肯借銀的道理。不過本賬房受經理之命，自本月起，無論何人一概不借。寔因小店宕賬太多，本鈔有限，所以本賬房非得經理取消前命，就是現今大總統來，也是不借的。」說時聲音頗嚴厲。吳大頭正在發火。

時候。那裡受得住。賬房一番硬話。因便罵道。好一個不識時務。有多大來頭的賬房。你瞧不起議長嗎。伸手就是一掌。把那賬房敲得昏天黑地。口中却大罵。好一個野蠻的議長。竟敢動手。如此一來。飯店裡旅客大家跑了出來。幾個茶房上前來勸。也被大頭打了幾下。那賬房到是個硬漢。被大頭打了一下。心殊不甘。破口大罵。外邊驚動了大頭的護兵。慌慌追進大頭。恰剛追出。便喝令護兵將那賬房揪住。亂打可憐。那賬房那裡經得二位丘八的拳脚。打了一頓。大頭還是不肯罷休。堅欲送至警廳嚴辦。不可。幸而飯店經理出來陪罪。說了几百聲好話。始把吳大頭怒氣消平。且把賬房斥退。革去乃職。不可。當時大頭威風出足。花鳳仙到唬得發抖。一想禍根終為我起事。畢便告辭返院。吳大頭坐汽車返家。即命當差立送五十元至花鳳仙處。花鳳仙不敢不受。但想了在北京飯店。不該敲此小小竹槓。弄出一場禍來。吳大頭發威之後。飯店主人敬之如神。畏之如虎。大頭却每禮拜六。必須約好花鳳仙一次。可巧有一个禮拜六。直隸省長王承斌為了第一齣。逼官現已開演。第二齣。主角必須請好。又要第一齣演畢。第二齣不是接連的演下去。所以特地進京與第二齣主角商議扮演之事。進京之後。就下榻在北京飯店。使人請吳大頭來店密談。吳大頭得聞之下。好在今晚是禮拜六。本來要到北京飯店的。原來王承斌到京為時已

晚吳大頭此次一得兩便私事是約花鳳仙公事就來候王承斌大頭一進飯店先去找鳳仙。可是花鳳仙開好房間等候了大頭笑逐顏開把花鳳仙親過一個嘴就說此時當先去會一會客。隨後就來。你不要冷靜一刻兒就來的。說罷即到王省長房內兩下談了些話。大頭終力允包辦。不過包辦成功之後尚有一樁條件。王承斌即問什麼條件。大頭說要組閣如能應允這一條件。曹大帥做總統。包管成功。王承斌說若得先生肯組閣。現在組閣的人不過有數幾人。這一層兄弟亦可力包。如此再好也沒有包辦成功。說到這裡大頭忽想着了花鳳仙。就向王承斌道。此時尚有一樁小事。兄弟去去就來。王承斌只道有公幹。便說可以請便。大頭慌慌行至花鳳仙房間。却担擱二小時。方始再到。王承斌處。可是王承斌等得心焦。一個人頗為悶愁。直至停了二小時。方見大頭回來。重商大選之事。兩下暗裡訂好條件。而別不知吳大頭以後如何包辦。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大開會議炸彈驚大頭 鍾情女伶條件納小星

話說吳景濂投降直系之後。預先與保派津派定了計策。先迫黎元洪驅出。然後一手力行選舉。包管曹大總統穩穩在國會中產出。做一個中華民國合法總統。曹錕做了巡閱使。威權雖大。總統之癮想了多時。景濂是國會議長。料可成功。曹黨之中

如曹銳邊守靖王承斌等。大家獻媚同心合力的把曹錕推上這把交椅好在有吳景濂肯承包辦之職。不過八百議員須買通三百八十一人方為合格。於是保津兩派時與景濂商議進行大選之事。吳景濂拍胸包辦。不過各議員處運動費。非凡人五千金不可保津。兩方面初因價貴欲思商量減價。何如各議員堅持不肯。吳景濂好比議員老板商量選票價目。不時開會議論。如此一來各報喧傳莫不說他豬仔老板。却說那一天正在議論動運之時。不料忽聞轟然一聲由牆外拋進一枚炸彈。所幸炸藥不多。尚不十分危險。但那一班議事的已唬得目瞪口呆。慌命家人出外追拿凶手。那裡有一個人只見有一輛黃包車。停在那裡。吳宅家人不由分說。便把黃包車拿住。問他可曾看見拋擲炸彈之人。黃包車夫說是方才有一個穿黑布長袍的。是在這裡立了半時。後來想得轟然一响。那人便如飛跑了去了。餘外並不知曉。可是這兩個家人不肯放鬆。只車夫說他有些嫌疑。當即送至警局。吳景濂唬得失神。急用電話打至警廳。警廳一間是吳議長家出了炸彈案。一時間警察總監帶了武裝警士如飛而至。先去和吳議長請了罪。還與各位大人物道驚。吳景濂大怒道。北京重要之地。警察職任何在。那警察總監唯唯稱是。景濂又道。這種案件須在一禮拜內拿住凶手。若不破獲。北京許多官長都恐危險。你的職任很重。務要嚴拿。



在先警察總監只得又唯唯而退。那知為了這炸彈。一鬧吳景濂就遷怒在報紙上。說是報帝天天謾罵。警廳不去封閉。不去拿主筆來嚴辦。幾個以後這種炸彈。還弄不知鬧到什麼地步。警廳奉了大頭意旨。所以封了幾家報館。當時大頭時過境。還便不以炸彈放在心上。晚上終去捧碧雲霞。後來越看越好。熱心達於極點。就託人向碧雲霞求親。聖欲納為小星。碧雲霞有一個母親。利大頭多金。便有允意。就去問碧雲霞心中如何。碧雲霞也是一口答應。不過有三樁條件。如能依允三樁條件。就肯嫁他。如若不能與他談到婚事。當時與介紹人說明了。介紹人便和大頭說。知說碧雲霞母女一全應允。但有三樁條件。隨後肯嫁。議長吳大頭便問那裡三樁。介紹人道。那第一樁。身價銀五萬元。大頭道。這可應允。還有第二樁呢。介紹人答道。須要剃去鬚鬚。大頭笑道。他不喜歡這東西嗎。亦可使得。不知第三樁是什麼花樣。介紹人道。須待議長做了總理。方肯成親。大頭聽了第三條件。不覺暗道。這一樁太覺利害了。幸虧已與王承斌也有條約在先。大選成功。穩穩可以坐那總統。揆一把交椅。碧雲霞早晚終可到手。又向介紹人道。第一二樁現在就可辦到。那三樁可能退讓。介紹人道。碧雲霞志堅如鐵。方才早已說過。如若不能休再前來言談婚事。大頭道。難道不能做總理嗎。於是一面欲大頭運動選舉。未知大頭如何選舉。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力行選舉以期統一 急謀總揆百計運動

話說吳大頭因為欲得碧雲霞所以力謀總揆。因為欲謀總揆所以不得力營選舉。那時保派第一幕完全演畢。第二幕就臨到大頭主角。一看主角雖在那些配角十份之中到有三分。紛紛折台不肯同演。第二幕大頭非常着急自己一派不過二百餘人好在津保兩派演完第一幕以後。空暇無事不妨帮忙帮忙也去四出拉攏議員。因此有許多已經折台的重復入彀。但在憲法上規定議員須在三分之二以上出席選出總統。方為合格。四面運動終是不足却被大頭想出一計。好在出席議員都是自己人不妨以少報多。倩人代添報到議場之內有誰能知一方面再和津保兩方商定出席運動費價額。一般議員預定祇少五千金。不可曹三爺只道吳大頭運動並不要這種要求。却是分文不肯拿出。到是急了許多手下諸將。大家忙忙碌碌去設法。但五百多議員每人五千。豈不要二百餘萬。津保兩派中有私財數百萬的頗多。不過安肯把私財孝敬老帥。雖肯設法也須向別人頭刮來。於是王承斌大罰金丹罪犯預備報效大選費。督軍中也有報効百萬的。數十萬的。當時一般議員風頭大出。所以曹銳二字安然產出。後來為時已近。雙十節非在六號之前舉出。恐有變化。因此所有缺款只得津保兩派暫墊。好在曹三爺一坐高位。對於墊款功臣

必有優待條件。到月五日津保兩派湊齊數目寫好了五百餘條。大有銀行支票交  
給吳大頭。一分派一般議員領了現款。大家便罵了曹錕二字。如此一來終算是  
一個由人民代表議員舉出來的一位曹大總統。此中吳大頭所得運動是然格外  
較多。曹錕在保定得了總統已安產出之信心中暗贊大頭辦事能幹。欣喜非常。京  
中電報群集請大總統。雙十日入京受職。曹錕也老實不客氣。坐了花車。由保抵京  
途中却是戒備甚嚴。五步一兵。十步一卒。入京就職之後。吳大頭自以開國功臣。便  
欲向大總統提出組閣。那知各疆吏大為反對。有的贊成顧閣。有的贊成顏閣。有的擬  
高凌霨暫代。大頭到弄得沒趣起來。就去向曹錕說話。曹錕只拿各督軍反對之說  
對大頭。大頭便在外面揚言。如提別人組閣。兩院中決不通過。挾此以抵制。及後一  
想。擁兵最多者。惟洛之吳。不如與他去疏通。但洛吳平日似深恨與咱。就是去疏通  
也是一件難事。果然大頭多智。被他想出了一个相認同宗的計策來。說是大頭本  
籍也是山東。與洛吳却是一吳。論起輩份來。洛吳尚是他的叔輩。大頭轉好這一條  
念頭。意欲親自前去面見洛吳。疏通組閣。但洛吳本有帶兵入京以除君側之語言。  
於老師以除君側。就為對大頭而發。且看大頭赴洛與否。及能組閣以娶曹錕否。  
在却是目前近事。不久便當大白於天下。且請諸君拭目以待之。完

